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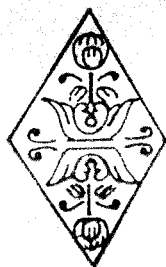
袁枚诗学述论

隨園摘集者十月中在
梅下喜報云有一身花
矣余因王句云月映竹成
子個字霜高梅乃是一身
花



袁枚诗学述论

胡明著



黄山书社

073257

责任编辑：何世纲

封面设计：合 作

袁枚诗学述论

胡 明著

黄山书社出版

（合肥市迴龙桥路1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 插页：1 字数：85,000

1986年4月第1版 1986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2,000

统一书号：10379·22 定价：0.75元

1702/15

目 录

第一章	袁枚的生平·····	1
第二章	袁枚的思想和基本文学观·····	17
第三章	袁枚时代的诗坛概况·····	32
第四章	袁枚的诗论——性灵说·····	7
一	《随园诗话》·····	47
二	性灵的内涵·····	53
三	性灵与学问·····	65
四	性灵的积极意义·····	72
五	性灵的渊源·····	84
六	性灵说的历史评价·····	89
第五章	袁枚的诗歌鉴赏·····	93
第六章	袁枚的诗歌创作·····	104
结束语	·····	123

第一章 袁枚的生平

袁枚，字子才，号简斋，晚年自号仓山居士、随园老人，世称随园先生。浙江钱塘（今杭州市）人，祖籍慈溪。

清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三月二日，袁枚诞生于一个贫寒的下层知识分子家庭。嘉庆二年（公元1797年）十一月十七日，袁枚以八十三岁高寿逝世。

袁枚幼年家境不宽裕。祖父袁箴、父亲袁滨、叔父袁鸿“皆以贫游幕四方”（姚鼐《袁随园君墓志铭并序》），家中开支一半要靠他母亲章氏十指的劳动。父亲常年“幕游滇粤”，万里路遥，虽也时而“寄馆谷贍其家”，但“家书屡断”，家里常常弄得“赊贷路穷，旨畜告匱”（袁枚《先妣章太孺人行状》）。袁枚的一首《秋夜杂诗》有句云：“吾少也贫贱，所志在梨枣。阿母鬻钗裾，市之得半饱。”庶几可见出他幼时家中经济拮据的情况。

袁枚童年很聪明也很娇弱，上有两个姐姐，下有两个妹妹，故最受一家的溺爱和重视。他曾有两句诗：“亲邻惊宠极，姊妹妒恩偏”（《陇土行》），很可见出他在全家的地位。

袁枚的第一个开蒙老师应该算是他的姑母。他在《亡姑沈君夫人墓志铭》中说：“有姑适沈氏，年三十一而寡。无所归，奉母守志，抚其侄枚。……枚剪髻时，好听长者谈古事，否则啼。姑为拊搯史书稗官儿所能解者，呢呢娓娓不倦。

以故枚未就学而汉、晋、唐、宋国号人物略皆上口。”袁枚未上塾馆前已经从姑母读过了一些经史的著作，包括佶屈聱牙的《尚书》中《盘庚》、《大诰》诸篇。他的姑母为了鼓励、助成袁枚专意读书，在生活上也百般照料他，“寒则裘，痒则搔”，甚而早上盥洗、晚间浴身都得她一手服侍。袁枚在《秋夜杂诗》中说：“昔时有孀姑，亦加鞠育恩。授经为解义，嘘背分余温。”流露出深厚的感恩之情。这位姑母没有见着他后来的成名，袁枚常为之深感遗憾。

袁枚七岁正式入塾受教育。先生名叫史中，字玉瓚。课程为《论语》、《孟子》。九岁那年他才与诗接触并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他读到的第一本诗集为《古诗选》，那本《古诗选》是他的塾师史中的一位朋友向史先生抵质钱银的。袁枚在《随园诗话》（以下简称《诗话》）卷六里详细地记录了这件事：

余幼时家贫，除四书、五经外不知诗为何物。一日业师外出，其友张自南先生携书一册到馆求售，留札致师云：“适有亟需，奉上《古诗选》四本，求押银二星，实荷再三，感非言罄。”……予年九岁，偶阅之，如获珍宝。始《古诗十九首》终于盛唐。伺业师他出及岁终解馆时，便吟咏而摹仿之。呜呼！此余学诗所由始也。自南先生其益我不已多乎？

那年他又读到了屈原的《离骚》等作品，心中景慕，便偷偷地学起做诗做赋来。他曾有诗记道：“九岁读《离骚》，嗜古有余慕。……犹复篝残火，偷习词与赋”（《途中寄全二质夫》）。《诗话》卷九载有他九岁时作的《咏盘香》诗，只剩

两句：“空梁无燕泥常落，古佛传灯影太孤。”他幼时游杭州吴山写的两句诗，“眼前三两级，足下万千家”，到老来仍十分自赏。

袁枚夙慧早悟，酷爱读书。记性也很好，过目往往不忘。但家中没有什么书，也很少拿出钱来让他买书，他常为之苦恼。《诗话》卷五中他说：“余少贫不能买书，然好之颇切，每过书肆，留涎繙阅。”他的《小仓山房诗集》（以下简称《诗集》）卷三十二有一首题为《对书叹》的诗：“我年十二三，爱书如爱命。每过书肆中，两脚先立定。苦无买书钱，梦中犹买归。”

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袁枚中秀才，入泮（县学），时年十二。他的塾师史中恰与他同年中秀才。他当时心情很得意：“门前已送好音来，阶下还骑竹马戏。……诸姑伯姊欣欣到，替我梳头向我笑。看著青衿试短长，劝拖锦带休颠倒。……已入黉宫换短褐，更教雀弁耀银光。东家笞儿苦相羨，西家夺婿招相见。童子方增满面羞，佯採花枝弄笔砚。”（《重赴泮宫诗》）——他中秀才主要是得到学使王交河（兰生）的赏识。由于他学业优异，十五岁便补增生，十九岁又补廪生。⑤《随园诗话补遗》（以下简称《补遗》）卷一有云：

余十二岁，受王交河先生（兰生）知，入学。十五岁，受李安溪先生（清植）知，补增。十九岁，受

⑤廪生、增生都是科举制度中生员的名目。明代生员都有月廪，每人米六斗（称食汽），有一定名额，为廪膳生员。后又于正额之外，增加名额，称为增广生员。见《明史·选举制一》。清沿袭明制，简称廪生、增生。

帅兰泉先生(念祖)知，食饩。

十九岁那年袁枚由浙江总督程元章推荐入万松书院学习。在万松书院期间他深受山长(掌院)杨绳武的器重和鼓励，从此锐意述作，学业大进。《诗集》卷二十六有《万松书院》一首，记述了他当时刻苦读书的情形：

万松环一岭， 书院建其巅。
我昔来肄业， 弱冠方童颜。
当时杨夫子， 经史腹便便。
门墙亦最盛， 济济罗诸贤。
我每遇文战， 彻底穷钻研。
至今咳唾处， 心血犹红鲜。

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袁枚廿一时赴广西省看望他的叔父袁鸿。时袁鸿在广西巡抚金鉷(震方)手下当幕僚。金鉷见袁枚状貌大奇，命他做一篇《铜鼓赋》。铜鼓是广西少数民族非常珍爱并视之为神圣的歌舞乐器，相传为诸葛亮征蛮时所铸，一面铜鼓往往“可易牛千头”。袁枚“援笔立成，不加点窜”，其辞瑰丽无比。金鉷钦服，百般赞誉，称是“国家应运生才，必为大成之器”。又命将《铜鼓赋》刻入广西省志的艺术类，并列为“国朝”首篇。这年适逢朝廷开博学鸿词科，金鉷便举荐袁枚去北京考试。^⑤

袁枚的《小仓山房诗集》就从这一年开始编录。按，袁枚十五岁时诗思已很成熟，据《诗话》卷九载录，他当时的作品即有《咏怀》、《题田古农卖书买剑图》、《舟行》、

^⑤此事姚鼐《袁随园君墓志铭》、李元度《袁简斋先生事略》、杭世骏《词科掌录》、袁枚《广西巡抚金公神道碑》等都有记载。

《咏柳》、《落花》、《无题》等。廿一岁之前的诗，他之所以不肯编入《诗集》，殆因“嫌其劣作未工也”。——《小仓山房诗集》开卷自《钱塘江怀古》起至《谢太傅祠》止，多系闲情偶作；自《夜渡彭蠡风浪大作》起大半是袁枚由浙江至广西，再由广西至北京（《荐鸿词北上辞别桂林中丞》起）的记程诗。《荐鸿词北上辞别桂林中丞》一诗中他表达了对金拱知遇之恩的感激之情：“万里投知己，千秋见伟人。”最后唱道：“拜辞先洒泪，图报屡看身。夫子宫墙远，男儿事业新。”差可看出他当时雄心勃勃的壮志，满以为此去科名唾手可得，锦绣前程正在向他招手。

当时赴北京参加这科考试的一百九十三人，年龄多在六十岁上下。因此在考场上袁枚常受到主试的王公大臣的询问。《诗集》卷一载有一诗，题曰《同一百九十三人试博学鸿词于保和殿下，时班中无弱冠者，诸王公都来疑年。口号以对。》考试结果，只录取了十来名，袁枚不幸落选。

袁枚落第后滞留北京，生活颇为落魄，靠坐馆教书及仰仗赵贵璞、高景藩等朋友的接济糊口。二十三岁，袁枚应顺天乡试，中举。第二年再捷春闱，成进士。蒙大司寇尹继善力争，“得与馆选”，当了翰林院庶吉士。尹继善，雍、乾两朝，官位显赫。袁枚感恩非浅，从此便把尹继善当作知遇的大恩公。

按，袁枚本不喜八股文，他在《与傅之秀才第二书》中说：“自少不好作四书文。虽入学，虽食饩，虽受荐于房考，而心终不以为然。”故当时金拱举荐他去应博学鸿词科（主要考诗赋），他心中“娖娖然喜，以为可长辞时文矣。”不料事与愿违。博学鸿词“报罢”（落第），他乃想到时文的重要。

为了应试，他不得不拾起八股文这块敲门砖。临场前他先试作了四十来篇，故能场屋得意，一举成功。又趁热打铁，再捷南宫。袁鉴《袁太史稿序》也说：“家兄简斋先生性不喜时文，虽髫年入学，旋即食餍，秋闱受荐，终觉此事不工。直至弱冠召试博学鸿词，报罢后，不得已仍为干禄之文。”——他的“干禄之文”考官评价竟还甚高，如答《论语》题“生而知之，次也。”考官批曰“人似玲珑，笔如牛弩，奇才奇才。”——晚年袁枚嫌厌时文尤甚，诋之为“腐烂之物”，但终究忘不了这块敲门砖的用途。他常劝后生少年先攻时文，敲开仕宦的大门，然后再优游于诗赋文章之中，永远抛弃那块敲门砖。

金榜高中，“一声牖唱天下闻”。袁枚当时心中的惊喜和感激之情可以从发榜那日他寄呈主考官邓逊斋的一首诗中见出：“……道逢报捷者，惊喜如雷颠，疑误复疑梦，此意堪悲怜。觥觥邓夫子，两目秋光鲜，书我到榜上，拔我出重渊。敢云文章力，文章有何权？敢云时命佳，时命谁究宣？……”《举京兆》又道：

信当喜极翻愁误，	物到难求得尚疑。
一日姓名京兆举，	十年涕泪桂花知。
泥金挂壁春来早，	贺客遮门月去迟。
想见故园灯火夕，	老亲望眼正穿时。

——“汤饼红绫色夺目，御厨琼粒影浮霜”（《琼林曲》），

“班管润生红药雨，锦袍香散玉堂风”（《入翰林》），阵阵醉意中，袁枚对锦绣前程充满了信心。《牖唱》诗云：

宴罢琼林有所思，	曲江风里立多时。
杏花一色春如海，	他日凌霄哪几枝？

中了进士，回乡完婚，最是中国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赏心乐事。所谓“惭愧少年贫里过，玉堂春在洞房先”，——这一年，袁枚由北京回钱塘故里与幼时聘定的王氏完婚。《诗话》卷四说：“己未冬，余乞假归娶。”到家的场面可以想象，他有一首《到家》诗云：

远望蓬门树彩竿，	举家相见问平安。
同欣闾苑荣归早，	尚说长安得信难。
壁上泥金经雨淡，	窗前梅柳带春寒。
娇痴小妹怜兄贵，	教把官袍著与看。

——洋洋得意之状，溢于言表。

乾隆五年，朝廷命刑部尚书史贻直担任翰林庶吉士的教习。史贻直非常赏识袁枚的才气，“褒许甚盛”。因袁枚年少，可以深造，便决定让他从邹泰和攻读满文（《十二乌朱》），并“得闻本朝文献”，以备将来重用。谁知袁枚天性虽聪明，学起那“龙筋鸟篆”般的满文却很不行。乾隆七年散馆考核时考了个最下等。——袁枚《武英殿大学士太傅鄂文端公行略》：“壬戌试翰林翻译，枚最下等。”——根据结业成绩，袁枚只得外放江南，当知县一级的地方官吏。

袁枚遭此沉重打击，不免心中郁郁，颇感委屈。嘴上虽说，“生本粗才甘外吏”，心中终究不平。他深恨自己没有派去学诗赋，故有“自怜同象翟，无分赋长杨”之叹。——从北京的翰林院到江南去当县吏，有如从天上彩云端坠入到尘世泥途中：“三生弱水缘何浅，一宿空桑恋有馀。手折芙蓉下人世，不知人世竟何如？”（《改官白下留别诸同年》）悲哀又移情到落花：“花总一般千样落”，“玉颜如此竟泥土”，“从古倾城好颜色，几枝零落在天涯。”——怨悱、怅失，

恍恍有一种隔世感：“莫讶旁人怜玉骨，此身原在最高枝。”（《落花》）这一年袁枚改官江苏溧水县知县，他随即赴任。途中遇阻大雾，他吟出了“前程原是梦，何必太分明”的诗句（《良乡雾》）。这时他对前途、人生滋生了一种如雾一般空幻迷离的感觉。

但是，袁枚毕竟是胸次通达之人，既往不追，事已至此，便只得在知县的任上踏踏实实开始新的生涯。他离开北京时也曾立志：“此去好修循吏传”——做个好官，对得起黎民百姓。果然蒞任不久，政声蜚起。他的父亲袁滨担心他年少不谙吏治，特地从广西赶来溧水看望他。未抵官舍，“乃匿姓名访诸野”，暗中打听。一路上所遇翁姬女子都争相诉说，称袁知县是个大好官，“居心慈厚，折狱聪强，政若神明。”——好字不离口，几乎是有口皆碑，其父乃大喜入署。^②

乾隆八年，袁枚由溧水知县调任江浦知县，又改沭阳知县，十年，再调江宁知县。无论他到哪里，都政绩昭著，官声很好。李元度《袁简斋先生事略》（见《国朝先正事略》）对袁枚在江南为县宰时的政绩蜚声，多有记载。

袁枚在谈到当知县的经验时说：“为守令者当严束家奴吏役，使官民无壅隔，则百弊自除。”他后来在一篇《答门生王礼祈问作令书》里将这个观点发挥得十分精深透辟。他的为政之道是：“为政在外，尤须为政在心。心正则群邪消；心和则众善集；心周于庶务而法令不必烦苛也；心淡于荣禄而上官无所挟持也。……威可使人畏，不可使人恨；恩可使

^②这件事《澄清堂稿·故江宁县知县前翰林院庶吉士袁君枚传》、李元度《袁简斋先生事略》、袁枚《闻香亭宰正阳再以诗寄》都有记载。

人感，不可使人狎。廉不自知者廉之真，公不自恃者公之大。民信则顺风而呼，吏服则指臂可用。”他的理衙之方是：“终日坐堂皇，任吏民白事。有小讼狱，立判遣，无稽留者。多设耳目方略，集乡保询盗贼及诸恶少姓名，出所簿记相质证，使不能隐。则榜其姓名，许三年无犯，滴雪之，奸民皆敛迹。”

袁枚的善政很为百姓称道，百姓甚至将袁枚的政绩编成歌曲播扬唱颂。正因为如此，他每一移任，百姓都恋恋不舍，争送万民衣，夹道拜别，至攀车号泣，“路钱酒倾七十里”者。袁枚有一首《沭阳移知江宁别吏民于黄河岸上》的诗颇说出了点名堂：“五步一杯酒，十步一折柳。使君乘车行，吏民攀车走。父老泣且言：使君无他奇，虎不渡河蝗不飞，只有大小狱，十日无留遗。胥吏泣且言：使君无他好，不察渊鱼矜苛廉，不容抱牍施奸巧。每日放衙归，无事关门早。我闻此言感知己，两年自负如斯耳。斜阳策马一回头，哭声渐远河声流。”——勤政不苟，秉公严法，同时又宽简能容，无为而治。当然这里难免有溢美、自吹的成份，但终究还是可以看出他为政的成绩来的。无可否认，袁枚于吏治是一个干才，凭袁枚的天分才智，要治理些小州县究竟是绰绰有餘的。他后来以诗名满天下时感叹道：“自叹匡时好才调，被天强派作诗人。”似不是凭空说说的。

乾隆十三年，尹继善升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他举荐袁枚为江苏高邮太守，部驳不准。袁枚心里不悦，适巧他母亲患病，他便提出辞呈，意欲解组归去。辞官的真正原因他在《答陶观察问乞病书》里说得颇为“露骨”：

窃自念曰，苦吾身以为吾民，吾心甘焉。今之昧宵昏而犯霜露者，不过台参耳、迎送耳、为大官

作奴耳。

他这一番话是心中常年郁积的爆发。其实，不愿昧宵昏犯霜露为大官作奴的心曲他早就埋伏下来了。一是他天性不喜拘束局促，每苦于台参迎送官场应酬那一套无聊之事。他曾有诗自嘲道：“三年没阶趋下风，九转丹成拜跪工。”（《俗吏篇》）二来当一名“大好官”，对黎民百姓负责确也不易，要做出一番痛苦的牺牲。他的《俗吏篇》对这种颇感不堪的痛苦描述得很为形象。参谒大吏、应答宾客，奔波忙碌了一天，日没时分，刚待要回衙邸休歇，“雏孺崽子拦满道，牵裾各各陈衷肠。但恨长官归来晚，未知长官未餐饭。忍饥息气排衙坐，欲决不决头屡顾。既恐羁迟转累民，又恐仓皇事多误。乱丝抽割将下堂，犹有秀才呈文章。使君既自翰林出，不加礼貌非循良。星落更沉风转紧，簿书束束如春笋。滴墨研硃细讨论，吏胥乘间犹舞文。回首纷纷幕府进，公事倚张多报信。岸狱稍宽逸数囚，仓谷逢霉烂一寸……已从漏尽解衣裳，重整精神任敲朴。倦极酣眠门又响，失火民呼公速往。”《答陶观察问乞病书》里也有一段妙文，正可补足其意：“及至日昃始归，而环辕而号者老弱万计，争来牵衣。忍不秉烛坐判使宁家耶？判毕入内，簿领山积，又敢不加朱墨圈，略一过吾目耶？甫脱衣息，而驿券报某官至某所，则又遽然觉，凿然行。一月中失膳饮节，违高堂定省者，旦旦然矣。而还暇课农巡乡如古循吏之云乎哉？”他认为一个正经的人一旦当了“俗吏”，结果是“《周官》三百六十职，佛经万劫千灾殃，倾刻教汝一身当。”——牢骚几乎变成了怨忿。看来，单就袁枚怕这个“累”，也不愿再当官了。

此外，还有一重原因便是袁枚生平最爱读书，做官忙于

吏务，无暇读书，又是他最无法忍受的。他说，自当官忙碌以来，“每过书肆，如渴骥见泉，身未往而心已赴。”倘能辞官归去，“得少休焉，重寻故物。”——所谓“重寻故物”当不仅指得闲读书，似应包括做诗著文、研讨文艺在内。“余常谓收帆须在顺风时，急流勇退，是古今佳话。”——写这些话时他抽身自退的念头已经很坚固了。

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三月袁枚以月俸三百金购得江宁织造隋家的隋园。当时隋园荒圯几废，袁枚“茨墙剪阖，易簷改涂”，作了一番整理修葺。“皆随其丰杀繁瘠，就势取景。”“仍名曰随园，同其音而易其义。”《补遗》卷一也载：“余买小仓山废园，旧为康熙（按，应为雍正）间织造隋公之园。故仍其姓，易‘隋’为‘随’，取‘随之时义大矣哉’之意。”——园落成，袁枚作《随园记》，中云：“使吾官于此，则月一至焉；使吾居于此，则日日至焉。二者不可得兼，舍官而取园者也。遂乞病率弟香亭甥湄君移书史居随园。”

从此袁枚乞病辞官，移居随园。当时袁枚的心情很可从他的《解组归随园》诗中看出：“枥马负千钧，长鞭挟以走。一旦放华山，此身为我有。”又云：“我乃顾之笑，浮名亦空虚。只喜无愧怍，进退颇宽如。仰视天地间，飞鸟亦徐徐。”

乾隆十七年（公元1752年）袁枚三十七岁。那年迫于家境困难和多方敦促，他重起为官，仍任知县，且远在陕西省。袁枚同意赴官陕西，更由于他对秦中名胜古迹的向往。《诗集》卷八中他的一首《赴官秦中》诗有句道：“传说关中多胜迹，男儿须到古长安。”然而未经年，因父亲病故，袁枚丁忧居丧回南京。趁此机会他下了决心，绝意仕进。据王昶《蒲褐山房诗话》和李元度《袁简斋先生事略》说，袁枚与陕西总

督黄文襄“臭味差次”——即气味不投。他曾上书万言陈政，不纳，“遂乞病归”。当然，“关中胜迹”也游过了，并留下了不少辉煌的诗篇。《随园后记》云：“余居随园三年，捧檄入陕，岁未周仍赋归来。”

这一次，袁枚彻底跳出了宦海，从此幽栖随园，再也不会出山当过一天的官。还自称“山人一自山居后，梦里为官醒尚惊。”——这年他三十八岁。服阙后，他的恩师尹继善怜其才曾几番去信招他，又派人去规劝，但他都以终养相辞。他在一封与朋友的信中说：“从此永赋遂初，虽韩、白按剑于前，苏、张巧说于后，必不出雷池半步矣。”（《尺牍·再与西圃》）所谓“入山志定”，并作歌矢志曰：“前年离园，人劳园荒。今年来园，花密人康。我不离园，离之者官。而今改过，永矢勿谖。”（《随园后记》）袁枚将随园修葺一新，又从杭州迎母亲来南京居园中，尽其孝子养亲之责，乐其优游啸咏之志。所谓“身依堂上衰年母，日补人间未读书。”——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六十三岁。那一年二月他母亲逝世（九十四岁），七月他生了儿子。

这里顺便说一说一种批本《随园诗话》⑩中两条第一手的有关随园和随园老人的文字材料。批者说：“余十二岁随家母到随园三次。饭后，见其太夫人并其妾四人，皆不美。同声报（抱）怨‘此处不好，四面无墙，闹鬼闹贼，人家又

⑩ 据顾学颉先生附记称：“《批本随园诗话》原藏清人某侍郎家。近人冒广生据第十六卷跋语，知为满人福建总督伍拉纳之子所作。乃删润刊行。邓之诚复据伍拉纳子舒石舫所著《适斋居士集》及其行述，疑此本作者即舒石舫之兄仲山。

远。买食物皆不方便。鸱鸢豺狼，彻夜叫唤，不能安睡。’云云。”批者又记述，他十一岁时随业师与一道士同去拜访过随园老人，受到随园老人热情款待。老人“时年六十馀”，虽然“微须已半白”，却“康健如少壮”。

从三十八岁到六十三岁，漫长的廿五年中袁枚的生活当然不仅是孝亲与读书两项。事实上卜居随园后的三十年，甚而到他逝世，袁枚的全部生活内容几乎与诗歌密不可分。其时他已是照耀在诗坛上空的一颗明亮的巨星，主盟东南，桃李遍天下。袁枚时常外出社交，处处受到隆重款待。王昶《蒲褐山房诗话》道：“时吴越老人凋谢，子才来往江湖，从者如市。……所至延为上客，适馆授餐……故三十年中扫门纳屣’为向来名人所未有。”——这当然也是社会上一般人的看法，其实袁枚心中也时起波澜，并非一味平静。他幽栖随园，虽受社会敬重和隆遇，名声很高，但有时心境亦是凄凉和自卑的。他有一首《闻鱼门吏部充四库馆纂修喜寄以诗》云：

子与兰台诸大夫，	双眸一串牟尼珠。
部居别白分锱铢，	纵难读尽在须臾，
但观大略亦足娱。	有如俄腹餐天厨，
朵颐未动口欲吐。	又如大海游蟠鱼，
恣汝属餍乐有馀。	……
我犹未免为乡愚，	闻见狭隘探索疏。
侧身西望空嗟吁，	不能从子为书奴。

——虽从读书的资格触缘而发，为程晋芳(鱼门)志贺的同时不免也滋生一种落寞感。“侧身西望空嗟吁”的心理状态毕竟是可以理解的，眼红、羡慕，同时又感到“乡愚狭隘”的自卑，也是由衷的。